用旋罷尚無毫髮以封疆為念由此而推即公得早建牙辦賊方略內外諸臣亦必有動相牽制撓其成功者此國事所由大壞而先皇帝欲以諸臣罪惡訴之上帝者也不亦惜哉不亦惜哉

同里後學某堂李鄴嗣頓首題

宦歷漫記

甬上　高斗樞　象先

予於己巳十月謁選得刑部廣西司主事未踰月邊烽忽起京師戒嚴予奏記大司寇喬公（允升）須假京營兵數十名防衛獄囚以備叵測喬公以城守正當倥偬恐無遑他及而諸寮友亦以予為過計未幾囚果破垣而出逸者百餘人皆盜犯也雖終致擒獲而喬公并少司寇胡公世賞皆逮獄論罪乃借營卒四周嚴護蓋亦不幸而言中也

已巳之冬晉撫耿公如杞同揔戎張鴻功赴援
都城耿初以不拜逆閹祠爲閹所逮繫錦衣衛
獄閹誅即自獄中起太僕少卿旋陟晉撫耿公
在獄時獄卒承閹意百端困辱比出獄言於錦
衣帥劉公僑患苦之及邊起 上已先知而大
司馬王公洽尚不以奏 上怒乃自置詞事人
昔所苦獄卒多隸焉至是耿公入援有 詔止
之公以荷 上恩厚必欲報効敵既近兵潰詞
事者修故隙遂言耿公實無兵爲欺 上上大
怒遂逮耿公及鴻功於刑部乃山東司所職事
時缺正郎署印爲吳君鳳起大司寇韓公繼思
擇各司五人會鞫之予與焉乃以統兵爲鴻功
事且先耿前發因坐以失律論死耿擬戍獄上
上遂移怒諸問官悉下錦衣獄時韓公及侍
郎張公慎言俱被逮比檄劉公鞫之讞詞稍爲
開釋尋送法司御史馬公名世覆鞫不得已乃
并坐耿公於辟韓公張公暨吳君削籍歸予輩
並從輕焉蓋左都御史曹公于汴副都御史易
公應昌力主其事也會講官文公震孟適講呂
刑因以爲言遂得依擬復職乃次年仲春事也

予尋以郵楚出都
予奉欽恤入楚而十餘年屢經郵部所題釋者
尚皆稽犴狴此皆 神廟末年積弛之故後又
值逆閹之燄朝事紛紜部竟久置之不問予為
請部又先釋遣所已郵者然後行郡審錄一時
解澤徧於天下而沈滯已久中詎無既釋而不
得生出獄門者良可憫也
予壬申冬自楚復命次年春旋出守荆六月至
郡時江陵令史君元調以擅杖宗室待勘初縣
境獲盜內有遼府支裔二人史令杖之群宗大
譁以二人未嘗為盜擅杖宗人啟惠王上聞遂
逮史令入都送法司尋法司奏謂盜情虛實未
可懸度須仍發本郡研鞫便於覈實于是迮按
轉行本郡余甫至輒讞此事時羣宗洶洶觀望
余細閱巡道行文述有惠藩令旨叙宗室原啟
云某某已縛沈江余謂二人盜情果虛正宜留
其活口辯誣安得遽付之波濤此必行刼為實
羣宗惡其敗類故有此憤激之舉諸宗無以難
爰書遂定史令得末減一時諸上臺喜余了此
大案有以戢宗人之橫也蓋二人實未死沈江

云者初蓋慮其敗露不欲就訊然既奉　嚴旨
之後使出狡辯亦莫可誰何余故指以為實而
二人不可復出為難矣初遠王國於荆後絶而
郡王將軍暨庶人輩尚多後惠王又封於此為
上親叔上方注重天潢諸庶人遂倚之横甚一
郡殊苦之
流寇起於崇禎己巳歲亂晉豫間者且五年至
癸酉臘月渡河時方有事岳州廵道亟促余歸
料理城守時荆承平已久不設一卒余急籍民
兵待用府庫有舊銃百餘舁置城上余又慮銃
久不用萬一致悞倉卒因上城遍試日中始竣
次日郡北四十里外有四方村民來言昨寇有
哨馬至聞郡中砲聲甚厲遂驚遯余即遣人偵
之乃羣由遠安境上别往矣嗟夫以數年之寇
虚砲可以懾之使有良將勁旅於撲滅何有乃
馴致滔天之勢敗壞而莫之救諸臣不得辭其
責也然終予為守賊以有備不敢犯荆云
流寇既渡河荆郡岌岌外邑枝江介江南北縣
治在江南地隷江北為多知縣吳文程申言縣
民數十艘結羣艤江南岸將為寇向導因親率

丁壯往捕拒戰殺傷二役勢將不測請亟殄勦
余私計寇方渡河江北郡縣未盡肆毒何遽欲
渡江以南且寇皆秦晉北人與江南遠不相涉
何遽為之向導即使為向導須在江之北決不
艤舟南岸也方以為疑巡道陶公亟請余議深
憂之余力保無他亦未之信及歸縣民數十擁
郡治門外問之則曰枝江縣北民聞寇至載妻
孥家具往避江南為縣所捕群來控訴余即令
俱歸各保遷避人物止留五人候鞫拘縣所率
捕役詐之果如民言舟中或携平昔逃賊器械
當捕急時借以自救非敢有他及詰所殺二人
則烏有也乃重笞縣役慰遣五人使歸嗟夫使
此時一張皇遣數十人往則避難流離之民俱
縻爛矣以一紙書殄數十家民命為民牧者可
不慎與

甲戌之春流寇自襄而下南為荊州東為承天
二郡戎嚴先是撫軍唐公暉檄鎮筸叅將楊世
芳率所部兵護承天陵世芳至荊余欲留之守
荊巡道陶公雖是予而未敢自主予力持之唐
公聞而大怒云陵寢万一有失誰任其咎後賊

聞荆有兵遂西向入蜀世芳襲擊之賊奔潰捷
聞唐公又大喜云得荆為外援陵寢不驚也蓋
余非敢不顧陵寢實以荆有重兵以牽賊後賊
必不敢東指矣然予以一郡守而擅留撫軍調
發之兵今追憶之殊覺太專也

甲戌之夏朝廷遣三内臣各統兵辦賊撫軍唐
公移其一軍駐荆迎道陶公崇道以賊犯夔峽
為名將移鎮夷陵以避之士民深憂其擾羣聚
求余止其來予以内臣奉旨勢不可阻乃密
諭士民群往請惠王若不許須號呼籲泣如
是者累日果以令旨往云荆已有備不必再駐
兵乃止人情始安其實内臣之來楚惠王先請
之也

流氛逼荆司理劉君承纓承撫臺意指往荆屬
州邑招兵申報兵數若干撫臺檄余依數開餉
余惟索劉兵籍覈實籍卒不至撫臺再四嚴促
予每以無籍為辭終亦無如余何後撫臺將去
任又以屢支兵餉溢額者恐干部駁欲余自干
部彌縫余答以有節次支取撫檄為憑在府可
不任咎撫臺乃以別郡羨餘移補凡撫臺公費

獨於荆殊無分毫浮濫雖余不善事上官然實不敢有所侵削以媚人也

司理劉君偶以有事至近蜀界上僅一公館先為蜀解餉官役貯餉其中餉可萬餘劉至無所處怒其不讓已重責解官并羣役勒其移出官役以創重不能前進駐累日聞前途寇迫遂返蜀貯于夔府未幾夔破餉没於寇蜀上臺以餉已出蜀入楚為荆理刑遂回應屬荆郡或本官賠償劉皇迫計無所出予力持之得免蓋余非止免劉之累亦恐荆郡以此羅横擾也然劉之

鹵莽多此類予恒苦之

北人朱國壽選授四川内江縣次荆之沙市易舟入峽已買舟矣司理劉君與為同年晤時朱訴以遠宦路費之苦劉因官僱一舟贈之朱乃索還前僱舟價而舟子亦蜀人須次日久已罄償積逋無以應因賣其舟以償徒步歸蜀塗遇一舊識同行語之故及至歸州旅店中因醉爭舊識者云汝謀殺内江縣尚不怖死耶店人聞之恐事發被累遂首之州〻官刑許誣服會荆郡丞蘇君亦蜀人其家人來荆路經歸適聞其

事因以語其主人且云船中妻孥輩哭之極哀
蘇以語余而州申文并解犯隨至余問其被殺
何地家屬何在有家人出告否俱茫然余已知
荒唐將釋之恐万一有事欲因之則念其遠省
人或致饑餓庾死姑令解役保護之因憶劉司
理贈舟時遣二役借予軍器護行因往問則二
役尚未返越三日始至云送至蜀界行人安穩
則過歸已遠余始訝然失笑遂釋其人遣歸夫
市虎之譌自古有之不謂州申文亦虛誕如此
使遠民無依被解時死於客地不亦深可痛乎
而藉君家人言聞其哀哭則更可笑矣

屯田在楚地為多近皆淪沒民間戶部議欲一
一清出并追理其從前侵入之租按臺行文甚
嚴予寢不行而按臺以奉旨為言予條列其必
不可狀且言即據府申文報部則罪有所歸矣
部竟無以奪予事幸止而民得無擾時當三空
四盡戶部固苦於搜括然大司農如此經畫盡
思為奉行地乎

惠藩贍租派在荊各邑者頗多縣官催科必先
完供以免迫索之苦及予至郡王初得請王府

官往縣自徵述按宋公賢行文布政司行府撥田余詢知每縣王租俱無實地不過就里地量為加派以充此項若王官到縣徵收驛騷為甚里役將何以堪遲之二年王令旨又催逃按余公應桂嚴檄到郡余因備列不便密請余公以後田冊送臺日止求頻駁行司轉及徐為更定往復數次時日耽延庶緩一日則荆民得緩一日之害且或有機會可圖寢止余公深然余言回札云承教已領悉此後惟有心照而已于是冊上余公停兩月駁回自司及余時已半載如是者不一會鄭承奉死為人告發賍私王親籍其家得銀二十餘萬始知其平時欺上作姦而請自徵贍租之議亦發自鄭王乃寢不行余於此事苦心消弭免一郡莫大之累而荆人終不知也

惠王就國於荆凡姦民俱托之以肆橫莫可誰何荆之沙市即古之沙頭市出入蜀中者必於此易舟檣帆輪集冠蓋商賈相半故狹斜為最盛因之爭釁致訟者日多一日奉令旨籍為御樂有事到道府不許擅拘必啟王方得就鞫蓋

假之權勢莫可為制皆纍戶賄承奉啟王為之
使道府之權至不得行於樂戶甚非所訓此事
行惠王必不便執以為言乃竟寢之遇有
爭訟直加嚴撻而王卒無如之何也
丙子之春余轉長沙觀察副使入秋方得至任
時楚都邑在江北者俱屬寇殘長沙踰湖限江
尚屬承平不知兵革武備全弛止老弱衛軍五
百又調二百往守攸縣而衡屬臨武藍山土寇
騷〻欲發長外邑時有警報余既至即捐俸募
兵二百為守陴用及增修城堞為飛樓四十座
列置城上踰出數尺備賊或臨城便於遠擊築
城門令小狹平城外更設一門使賊不得入擾
其內以免矢石而城始此然可恃矣更捐俸製
百子銃二百二眼銃二百滅賊銃七又製火藥
五千斤大小鉛彈二千斤并矢弩刀鎗等項而
武備稍〻具備矣人心積弛至是一變諸務尚
多徐議布行甫及期為丁丑秋衡賊猝至百計
攻城捍禦盡瘁城賴以全
衡屬臨藍二邑之界山谷綿遠深邃茫無人烟
亘為盜窟聞為邑令者俱與之約聽其寇刼鄰

壤惟不犯侵本邑以免已譴甚且賊剽歸并受
其賂遺以根蔓日甚予初涖長已決知後日潰
裂之勢矣次年丁丑十月賊艘二百餘由衡山
縣沿江順流突至湘潭城下城高不踰丈賊燒
觀湘門樓而入予甫接縣報而賊已直抵長矣
環攻旬日晝夜不息賊背負木板濕綿蓋其上
以避矢砲城上用大石壓下賊不能支又多設
木櫃中可容數十人置城邊以藏衆賊予令勇
者縋城焚之賊乃造木梯數十餘分布九門予
令城上沿堞設滚木使其難近隨即以大石擊
碎之賊人黑夜造木樓三層高二丈六七尺濶
一丈有半俯瞰城中為必破之計城上盡力抵
禦自卯至未矢石交發殺賊二十餘傷者五十
餘人賊始棄去予乃令長竿引繩曳倒其樓而
焚之乃十一月十八日也是日又嚴攻湘春新
開瀏陽各門余潛遣守備韓鴻於對江瀠灣各
處起發鄉勇城内發新募兵及義兵願戰者人
給賞銀五兩將於是夜出城與鴻夾擊賊已諜
知遂夜遁初賊將近城止余所募兵二百登陴
予懸賞鼓舞于是蘇商徐君達等徽商汪汝相

等及江右陝西各商俱糾率義兵分布城上往來堵擊于是前後共殺賊六十餘人重傷者二百餘余昔守荆嚴備流警朝夕罔懈得移長臬廣恃洞庭之阻冀稍息肩而土孽迅發圍攻伎倆即江北大寇所未之前聞也

衡寇初至予請兵於撫院余公應桂遣都司陳上才引兵數百至而賊已解圍遁矣然須犒具遠來而被圍之後費已不貲設處無計因諜賊去長即犯江右袁州予因遣上才引兵躡其後遂解袁圍袁被楚寇益出無備危在旦夕得上才之救遂出重賞勞之而將士以得功為喜長遂免犒費矣

穀城王吉王分封素不悅於羣宗賊圍城日宗人訐其為內應其儀賓楊吐虹衣甲稍異胷中佩一掩心鏡乃言其在城上與外賊暗相諭意啟吉王逮繫而一時不逞之徒遂因之以報夙怨株連者數十人日有告捕人：自危重圍之中得失介於呼吸而洶：內訌勢將不測余見吉王意不可挽且疑似莫可以壓衆喙予因勸王誅穀城及吐虹而寬一切且為嚴禁首告者羣情

始安及賊退皆歸功于擒內應卒莫有明其不然者矣

天王寺為長屬邑湘鄉地寧鄉益陽安化邵陽新化二邑慶屬寶五縣之界山深路僻外來流棍多聚其中以燒炭挖煤為生潛行出刼未敢鴟張也去冬臨藍寇橫余及郡邑有司方南鄉堵禦遂乘機跳梁衡州有劉高峰者突入其地鼓舞倡亂而江長子魏龍宇洪老亮查渣子為之首並稱千歲土人李大用謝縣顏繼惠李用甫李芝李藻李祖堯王爆賀明宇等為之羽翼並稱大王數月之間聚至數千人直犯安化而諸近邑岌岌剥膚之恐矣時沅臺陳公睿謨方謀勦臨藍土寇余力請先殄此孽遂得發兵并檄湖北道副使王公驥調取辰兵一千余於二月初一率諸將至湘鄉調發副揔兵羅安邦遊擊鄭宗昇統兵五百六十從湘鄉永豐路進中軍尹先民守備劉雄張元璽張元辟統兵一千人從谷水路進都司陳上才守備韓鴻統兵六百從寧鄉壺天路進寧鄉令沈之煌至唐市湘鄉令陳端至谷口饋運糧餉余則親至潭市牽募兵

鄉兵以作聲援于是諸將方各報分合遇賊先後斬獲首級而沅臺以土冦又逼衡撤羅鄭二將回余亦接衡冦將順流來長之報於初九日回長尹中軍乃報追賊深入不知賊去向隨遇上才與鴻相與合兵駐天王寺確探方知賊往親庄陳家嵩余以陳家嵩逼近寧鄉尹與陳韓合兵遠駐則寧鄉一郡無兵堵禦適都司張上廸新調兵五百至長余即於十八日黎明親率至寧鄉而尹中軍亦遣鴻率兵二百由小路逕至縣治防守矣余遣上廸同鴻以五百兵赴黃才一路與尹夾擊竄冦又諜賊因敗走大瀉山陳家嵩將奪船渡桃花江犯益陽余即遣役於江間挺開船艘并竹木簰筏賊被遍地竄追零星斬獲者不可勝紀後為尹中軍追至上下荷塘大潰追奔四十餘里至墟塘大河邊斬級一千一百零溺死者三百餘遺棄馬騾三百匹婦女一百七十口賊遂盡散望軍乞撫余因聽之給免死票歸業願充兵者數百人其劉高峰最先為尹中軍斬於陣江長子等或擒或殺無一免者前後計斬獲三千級而鷄雀崙樓底橋頭

新庄桃花江上下荷塘大河皆鏖戰處也大創之餘更為善後之圖或可保一隅無事此余分內之職以此倖邀紀叙有愈增踧踖者也嗣後沅臺大舉蕩平臨藍檄余率兵南往獨當一面以防侵軼大小亦十餘戰皆審其必走之路數處預伏兵以要之無一脫者後蒙欽賞銀四十兩幣二表裏事迹首尾皆衡屬郡不能殫述云城垣至湖南郡縣不勝浩歎長沙為親藩重地城高不踰二丈臨藍盜盜旬日之環攻飛樓飛梯詭計百出予雖殫力保全然惴惴莫必矣賊退之後低者為之加高歛者為之重砌計增修三百餘丈又濬濠三千丈又造窩鋪五十座費用皆捐以應其外如茶陵州如湘陰湘潭益陽瀏陽四縣之城高止丈許有力者可越而上也又如攸縣湘鄉寧鄉醴陵安化五縣并此可越之城而無之矣余與各州縣官議有城者皆已增高七八尺可資保障至無城創造為力甚難惟攸令蔣君拱宸有任事才而鄉紳文副使安之倡助邑內富室響應乃建城一千餘丈高可二丈許各邑則壤地荒僻富室寥寥且居鄉村

者無賴城垣之利不能強其必輸至長沙之賦獨重於全楚加派所不可行余乃請於沅臺以驛裁一項供常德城工者事竣之日留濟長沙而一二外邑亦得起工矣此余於十二屬州邑城垣頗為嘔心料理者也

長沙承平日久二百年不見兵革余蒞任後即行各縣俱派有鄉勇五六百人可資防守余自捐俸募兵三百名及簡衛軍精壯者合為操練賊退之後又請之沅臺調算兵三百鎮長余即輪發三五十名分往外邑教練鄉勇皆以各縣門攤之稅許為犒賞之資而長屬皆有干擾可恃矣

湘江逼近郡城上通衡永直至廣右下通洞庭直至省會長沙之界沿江者上自湘潭之都石下至湘陰之磊石共五百餘里而江之支流不與焉舊止衛軍百名兵船三隻為巡江之用分為上中下三哨每哨軍止三十餘人止可防零星小賊若臨藍數千大寇安望此三十軍之堵截哉余於湘潭招兵二百造船十六艘每船用兵十二人皆製銃五門鎗六竿鈎鎗四竿刀八

柄大鑼一面鐵鉚一火藥火器悉備其船左右
俱用竹為搪簰頓於船旁以避矢銃而於竹簰
內開盈尺之孔以運槳并放銃之用為湘潭界
內上下巡哨之用余又製大船六每船容三十
人即以募兵二百兼習水戰其器械即以日用
者携之登舟分為二哨每哨三舟一船郡城巡
至湘陰一往湘陰巡至磊石輪月轉換舊設三
哨衛軍仍前分信地為加嚴飭仍協力焉如遇
大盜則三項會合已不下五百人矣未幾余所
製大船於湘鄉界內捉獲賊舫擒賊劉旺楚李
洛真楊青雲此其效也

湘潭水路之界上自都石下至暮雲所經市鎮
曰朱亭曰花石曰塗田曰山門曰滄頭曰朱州
曰下灣曰古磉州曰易宿曰湘河曰楊梅州曰
唐興灣曰城外驛前曰竹埠曰昭陽而終於暮
雲共十六處計三百餘里而余所造十六船每
處用船一隻俾以傳籌〻用二分上下號每月
之朔上號從都石遞傳而下〻號從暮雲遞傳
而上計地三百里風順三日可到姑以五日為
限初一早卯時都石發籌午刻限至朱亭申刻

花石酉刻塗田初二辰刻山門午刻滄頭酉刻
株州初三巳刻下灣未刻古磯酉刻易宿初四
卯刻湘河辰刻楊梅洲巳刻唐興灣午刻驛前
申刻竹埠初五辰刻昭陽未刻暮雲五日而畢
至初六則下籌自都石發上籌自暮雲嶺限期
如前統領弁官令常住都石主發籌之事盜賊
生發分合調度皆聽之其暮雲發籌即令暮雲
巡檢司其事而不時督察者則有四焉一水路
遠而陸路近儻各兵偷安竟從陸路一人傳籌
而水路閒然則徒有其名矣為嚴察者一一傳
籌必須十二名皆在舟中如止以三四人攜舟
遞籌而餘兵不行猝遇盜賊烏能扼為嚴察者
二一傳籌之法不過借以稽勤惰儻遇賊不擒
何益於事又若籌雖傳過而聞有盜賊亦宜齊
心共為堵截不得以籌限無言輙為幸免安坐
為嚴察者三一信地雖分倘遇盜船人多則十
六船會合協勦不得坐視推委為嚴察者四此
皆湘潭界內嚴察之任責成縣官而巡江備警
亦庶乎無遺法矣
長沙各縣相去近者百餘里遠者如安化一小

邑自西至東自南至北皆四百里至如湘鄉之西抵邵陽南抵衡山瀏陽之東抵萬載北抵寧州益陽之招沅江茶陵之招衡州皆地僻路遠一旦有警欲村落之民盡數入城勢必不能況無城之縣與者為墩大者設守禦得以

說夢

余於長拮据綢繆先於設處支費捉衿露肘逐一支吾長沙加屯約一万兩茶陵衛加屯四千三百兩餘余自到長嚴為清楚次年勦賊兵餉即取之後調算兵三百鎮長沙每歲定餉銀三千四百五十兩

又長沙衛屯六十二万二千八百餘畝歲收糧七千四百七十餘兩加屯升科不與焉以此為官俸軍粮王府軍餉之外余細裁其浮濫雜費十餘種約千餘兩又自捐俸四百兩以養余所募兵二百兼巡江之用者也其湘潭募兵二百哨船十六艘以予清出本邑青歇雜項之稅一千五百兩資之蓋船成而後募兵則本年之稅造船次年以後盡充兵餉是以潭之稅課衛

邑自西至東自南至北皆四百里至如湘鄉之西抵邵陽南抵衡山瀏陽之東抵萬載北抵寧州益陽之拓沅江茶陵之拓衡州皆地僻路遠一旦有警欲村落之民盡數入城勢必不能況無城之縣與邨落無異余行各屬邑於村落小者為墩大者為堡限期報成于是各縣以次建設守禦得以聯絡而民賴以安

余於長拮据綢繆先於設處支費捉衿露肘逐一支吾長沙加屯約一万兩茶陵衛加屯四千三百兩餘余自到長嚴為清楚次年勦賊兵餉即取之後調算兵三百鎮長沙每歲定餉銀三千四百五十兩

又長沙衛屯六十二万二千八百餘畝歲收糧七千四百七十餘兩加屯升科不與焉以此為官俸軍粮王府軍勦之外余細裁其浮濫雜費十餘種約千餘兩又自捐俸四百兩以養余所募兵二百兼巡江之用者也其湘潭募兵二百哨船十六艘以予清出本邑青靛雜項之稅一千五百兩資之蓋船成而後募兵則本年之稅造船次年以後盡充兵餉是以潭之稅課衛

潭之封疆也凡具備火器兵械亦予自捐俸贖至於修建城垣墩堡設處之外多勸郡邑官吏鄉紳富室捐助雖次第稍見成規而予之清裁一切額費有不顧人之怨望者此任事之難也予署中供應日惟蔬菜一二賓友及僮僕同其澹泊及予於辛巳六月移守下荊南聞代者一日所奉兼予一月之需則又何能為捐助地乎然不四年而予嘰心嘔肝之地蕩為野烟荒草矣不亦深可痛哉

辛巳初夏起大學士賀公逢聖於江夏合省司道遣役致賀適寶慶守道張公麟過長偶問予餽儀多寡予答以二十四兩張公訝然失笑云近日交際大老久無百金以下者況相公乎予始自笑已之不合時也及役歸云各道役同至者甚衆一時重餽悉卻獨納予所謂二十四兩者雖賀公別有用意而宦途巧拙有未可槩料者也